



秋崖先生小藁卷之一

表

方岳

巨山

福壽堂

聖賢堂

皇太后冊寶賀表 以下代處州

正一元而居極丕昭帝歷之傳煉五色以補天肇輯  
毋闡之慶思皇勲德於赫典謨中賀臣竊仰慈宸翊  
扶熙運雖聖人退藏於密揆黃屋以非心惟天子必  
有所尊啓綠圓而薦瑞適追來孝追琢其章恭惟  
皇帝時御六陽獨觀萬化系堯統接漢緒茂隆擁右  
之功握乾符闡坤珍用篤勤勞之報聲名有偉揚厲  
無前臣叨縮麾符遙瞻冊殿襲六為七欣聞太史之  
屢書咸五登三何幸此身之親見

壽明皇太后賀表

斷鼇而立四極於皇擁右之勲乘龍而御萬邦誕輯  
歸尊之冊文所以聖民無能名中賀臣聞洛書闡於  
龜疇九五福而曰壽河圖著於羲畫重兩離而繼明  
獨兼二者之華徽有僕萬年之熙洽恭惟皇太后  
濬猷淵靖秉喆懿恭挈神器而置諸安為天下毋洗  
道心而藏於密與造物游編之詩書施于孫子臣親  
逢盛際久頌康衢巍乎成功既補媯皇之石昭哉嗣  
服永娛長樂之終

皇帝御正殿賀表

天臨南面於赫當陽星拱北辰惟皇建極離麗於恭  
嘿無為之後乾行於始初觀政之時中賀恭惟皇

帝濬喆睿明廣淵齊聖三年無改父道謙未處於法  
宮一德克享天心渙已新於大號時乘龍御當宁虎  
門臣越在侯藩瞻言帝座朝既盈矣勤勞願警于雞  
鳴夜如何其箴美莫陪於鸞嘖

皇太后賀表

天子當陽奮揚剛德聖人在宥丕顯慈謨若時更朝  
擁右之休篤棊南面尊臨之大中賀恭惟皇太后  
睿文而聰智淵靜而含洪御于家邦獨贊審求之治  
施于孫子於昭傳與之功繼序其皇有室大競臣叨  
分郡寄企想朝儀庭燎因以箴之敢忘美報思齊所  
以聖也惟嗣徽音

趙忠肅賜謚謝表

以下代趙相公

間

星霜代謝未忘沒世之忠雲漢昭回遄舉易名之典  
感息之渥有涕其滂伏念臣先臣某起自諸生久膺  
繁使誓欲捐糜於昭代實繇遭際於先皇九闈外制  
將軍曾微掣肘儻舟中爲敵國安所容身以故十年  
無胡馬之盜邊四境謂老熊之當道乃莫返長沙之  
舍已懷鵬賦之憂至今登峴山之巔或墮羊碑之淚  
痛營屯於細柳共尸祝於亢桑於赫旌題聿嚴廟貌  
木其拱矣尚興當饋之思謚而誅之肆及涌泉之澤  
此蓋恭遇 皇帝陛下勵精新政拊髀舊臣永惟華  
袞之褒榮甚凌煙之畫臣教忠之言在耳移孝之志  
填膺北有獫狁而西昆夷常負前茅之恨生走仲達  
而死諸葛尚邀橫草之知

除刑部尚書謝表

祈父王之爪牙久負臨邊之寄尚書國之喉舌遽膺  
司憲之班懇避無從叨踰已甚中謝臣竊以班固志  
刑法兼存兵甲之繕脩臯陶作士師曰惟寇賊之姦  
宄蓋二者相爲於表裏而四夷正賴於鞭笞乃咨分  
相之臣與聞司臬之事繫此責則重矣非其人而謂  
何伏念臣受國厚恩遭時多事當其南牧旣不能折  
遐衝以寢虜謀戒爾西征復不能殲群醜以敵王愾  
維犬羊之宵遁尚狐兔之晝嗥奚有微勞肆茲懋渥  
此蓋恭遇 皇帝以并包立皇極以勸懲與人心謂  
賞僭及淫固難私於八柄然功疑惟重顧何愛於一  
官遂令孤外之蹤亦玷文昌之選臣敢不相爲嘗膽

獨有捐軀突厥通不習文已莫辭於憲部馬伏波雖已老誓當死於邊城

除端明殿學士淮東制置大使謝表

青冥授鉞適遵廟筭之長紫殿通班驟峻使名之大曾未寬於憂顧乃誕示於榮懷久矣循墻惴如臨谷中謝臣惟端殿所以待儒學大相所以重威權顧自愧於謏聞莫遠稽於前載言觀帝綍謂復家羶寧知不肖之孤所謂無能於後蓋以先臣繇科第出臣則不過司勳之賞官先臣以物望聞臣則不過守邊之庸吏况五年於外禦殆四鄙之皆驚其如冥目而有知何所施顏而下見世選勞予不掩善允謂誤恩考作室子弗肯堂久孤先訓今者臣父建大相於十載

無塵之後而臣非父任臣父榮端殿於九原莫起餘而臣則身親勤勞不及者遭際過之學問無聞者清華已甚此蓋伏遇 皇帝以天保采微治內外以洪範皇極克剛柔惟干戈省厥躬久切焦心之慮遣將率衛中國每勤拊髀之恩迄使微臣越膺異數臣謹無忘嘗膽永矢捐軀朝廷有自治之規其偷安之為戒夷狄無常盛之理或送死之可期對越明謨有如皦日

督視辭免樞密使表

邊圉繹騷敢憚師干之役樞庭宥密難叨使範之華用荐瀝於愚衷覲終回於聰聽中謝伏念臣婁更煩使曾蔑微勞維有之是以似之竊愧西平之子今老

哀  
屢每作婁後做此  
四行維有之上關

矣無能為矣蓋投南岳之陰封章凡幾上而乞骸時  
事每一思而掩涕適此交馳於羽檄詎容高卧於巖  
廊矧帷幄之無籌孰執其咎既甲兵之有問當諉之  
誰將慷慨以請行肯趨趨而避事惟是仍政塗之機  
柄陟使領於神樞過竊寵榮實踰涯分恐匪在師之  
吉有垂受任之心伏望 皇帝穆然周思赫以獨斷  
念四郊多壘非人臣媒利祿之時使五大在邊豈聖  
主馭英雄之畧無嫌反汙俾遂牢辭

第二表

事君之誼唯命東西董成之權以人輕重初不在班  
聯之峻陟使之溢涯分而疾顛未格四聰用忘三瀆  
中謝伏念臣錙銖之福易盡餅罍之量已盈雖一夫

向隅為已憂何堪任大今四郊多壘則臣辱敢復辭  
難故枕戈不憚於驅馳而出綽過憂於假借若稽督  
視厥有故常在紹興時則義問以知院行在隆興時  
則汪澈以參政往要皆下丞相之一等安得與同日  
而並除臣實何人輒干公議伏望 皇帝亟收渙汗  
以繹師虞惟明主可與言當無負出師之表仍舊貫  
何必改覬仰循列聖之規此臣至情惟天從欲

辭免兼知建康府表

督護戎旃政慙豹畧典司留鑰更縮麟符盡江左以  
蕃宣顯秣陵而填守豈伊重寄可付謏材欲望聖慈  
委鑒師言收還渙汗庶少輕於負荷俾無誤於使令  
除樞密使兼知政事督視軍馬謝表

假鉞而督諸軍曾微威望進班而聯二府有覲恩微  
 制書不許於辭難事任凜如於履薄中謝臣聞自昔  
 艱難之會聿求經濟之材使盡護於戎昭用借籌於  
 廟勝故能出入將相注意安危內外修攘兼資文武  
 學力則有若臣浚之剛大智名則有若臣鼎之高明  
 必維斯人始稱上意如臣者器不足以適時用識不  
 足以燭事機仲淹曾中之百萬兵何能為後富弼河  
 朔之十三策多見謂愚徒以父教之忠仰累聖知之  
 誤遂躋兩地倏粵再期遼軍書飛羽之秋敢安駕劣  
 顧幕府重師之任曷稱鷹揚茲蓋伏遇 皇帝旋轉  
 乾坤輯寧海宇非賢罔久謹一日萬幾之微無兢維  
 人幹三軍五兵之運肆令愚陋張我皇威臣敢不遵

奉明謨布昭聖武惟當鞠躬而後已其責在臣若夫  
 成功則不知惟天祚宋

辭免宰執恩例奏

受任軍門肩膺重寄眡儀宰府敢玷殊恩瞻奎畫之  
 陸離凜愚衷而竦震欲望聖慈收還宸翰俾守官常  
 上以成一相之尊下以安微臣之分其於事體允合  
 人情

第二表

體貌特殊游被十行之詔等夷必辨寧干三瀆之誅  
 伏念臣受任非材叨榮過分機庭使領維均承弼之  
 兼官政枋參釐實下台衡之一等矧總師干之試可  
 班禮絕之崇伏望亟還明綸昭示丕桀座為起輿為

下蓋獨隆一相之儀車既攻馬既同是以整六師之訓臣何敢爾天必從之

御書賜常武詩謝表

於赫王師整我修戎之政倬彼雲漢有嘉立武之章昭聖訓之丁寧寓神毫而申勅申謝臣曩欲驅馳於斯世蓋嘗復熟於是詩竊以爲天生五材雖治不能忘戰武有七德於文則爲止戈其曰曰以戒然亦殆有所謂矣味匪紹匪遊之旨繹不留不處之辭知王者不嘉兵維陳行而省徐土惟蓋臣能弭患遄執虜而鋪淮潰故六師曾不淹時而三事爲之就緒必有程伯休父之輦克成周室中興之功臣實何人敢當此賜茲蓋恭遇 皇帝以昭回之光飾萬物以溫柔

之教行三軍修政事以攘夷伊欲皇威之振遣戍役以守國用勤奎畫之聖仰止鸞翔第從駑劣臣敢不寶爲大訓誓報殊恩匈奴不滅何以家爲敢憚東征之役王事多難維其棘矣覲寬北顧之憂思不負於宣王第無忘於召穆末言忠激臨發涕零

樞使督視兼知建康府到任謝表

峻班宥府出董戎旃宅牧陪都併司宮鑰遡炎蒸而于邁覲憂顧之少寬遄次軍門具宣廟筭臣聞應事變者不遑於寧處視師征者焉有於定居顧長江合上下之流風寒非一惟鍾阜據東南之會形勝猶存俾於此以建牙殆猶身之使臂竊仰明謨之指授孰堪多事之驅馳有若臣愚寧逃淵鑒意者乃聖乃神



之英主方折筮而答四夷雖以不文不武之具臣可  
授鉞而護諸將肅將帝命已視師于茲蓋伏遇 皇  
帝獨斷睿謀兼收群策謂明威可畏詎容蛇豕之妖  
今厄運當銷自應佛狸之識顧如臣等足辨邊防臣  
敢不夙夜靡遑東西于役縱無遠見料軍戎萬里之  
情豈乏孤忠運帷幄一籌之勝

皇后謝牋

領使機庭出提師律留司宮鑰已建帥藩東南之形  
勝不殊表裏之江流猶壯中謝伏念臣蚤繇父訓上  
誤主知半生馳驚於兵間徒注安危之意兩地推排  
於人之孰兼文武之資致邊陲飛羽之繹騷豈廊廟  
重紳之遑暇蓋以主憂臣辱詎不辭難如使上恬下

熙咎將誰執乃揚庭而孚號俾假鉞以臨戎茲蓋伏  
遇 皇后志在憂勤德惟輔佐雖攘夷修政吾君獨  
奮於陽剛而求賢審官天下實受其陰賜肆愆膂力  
亦與顏行臣敢不將天之威敵王所愾適五月渡瀘  
之候夙戒中權成七旬格苗之功適資內治

趙龍學落宮觀謝表

囊封自効分投荒裔之居綸旨載放僅削真庭之秩  
感寬息之天大隕孤涕以雨如中謝臣本乏修能誤  
叨重寄有死耳不可屈每思馬革而裹之今老矣無  
能為豈知鼃技之窮已粵臨峴首遄警旄頭悲環城  
餘鞞鞞之腥痛列郡化夔魑之宅禍一至於此極身  
百戰以何裨賴國之威彼酋其遁而臣材不足以御

衆智不足以察姦抵羊觸藩尚駭塞垣之未靖虎兕  
出柙詎圖家賊之難防變忽起於蕭牆勢竟隳於屏  
翰擢髮以數噬臍莫追思昔先臣父茲分柎析薪罔  
克負荷孰云泉壤之無知稽田既勤敷蓄竊嘆金湯  
之安在謂且賜屬鏤而肆市不然禦魍魎於九夷敢  
意清朝屈從輕典此蓋恭遇 皇帝仁深在宥德洽  
好生意若曰美及子孫蓋稽八議幸無以賊遺君父  
姑緩五刑迄回物論以迸包用貸微軀於顯戮臣敢  
不省厥讐於羈旅終其老於纍囚念死有餘辜莫寢  
逆雛之梗化儻生無以報當爲厲鬼以滅胡

辭免起復知州表

練墨臨戎事非彝典詔泥假守情駭誤息幸生孝治

此已

之朝敢干名教之罪三綱所繫九殞以辭中謝伏念  
臣本自諸生粗聞大訓金革之事無辟其如禮何血  
氣之屬有知矧伊人矣父慨隙駒之過相傳胡馬之  
驚時則師友責之以急難重以軍旅諉之於憂患力  
戰峴山之北載驅淮浦之東蓋嘗揆之此以已不容  
於清議然猶曰王事之孔棘亦奚忍於私親之獨懷  
匪以謀身庶其藉口今乃班之匠簿付以州麾登堂  
而宣上德音孰爲教化下車而問民疾苦自愧簡書  
豈惟不肖之孤見非有識之士言觀忠孝恐累聖朝  
伏望 皇帝篤叙彝倫誕修人紀矜臣報親之日短  
難勝風木之悲察臣事國之時長未憾桑榆之晚毋  
嫌反汗何吝轉圜變禮豈治世之常第深感嘆終制

者聖王之則別効奔馳

辭免太府寺丞

提師西援偶退賊於孤城賜詔東來驟進丞於外府  
雖懋賞者國家之典然盡忠者臣子之常何有勞能  
先承獎賚臣曾微他技實起諸生間嘗聞儒先長者  
之緒餘亦羞與武夫健將之等伍迫於師友其義在  
三憤此戎夷有死無二迺者韃窺淮甸兵震江流切  
憂丙枕之莫遑况復庚牌之甚遽譬之奉漏甕而沃  
焦釜敢姑徐徐恨不殪封豕而斬長蛇至今鬱鬱所  
幸文城之雪夜大驚淝水之風聲迄解重圍盡犇羣  
醜此蓋將士三軍之力與夫守臣百戰之功臣則奚  
爲而冒斯寵伏望 聖慈深念君臣之誼殆猶父子

之間幹蠱者職分之當然能家者勲勞之焉取亟賜  
轉圜之聽毋抱反汗之嫌

謝放罪表 即武

挺刃胥戕刑茲無赦抗章自劾罪在專誅恩言沛若  
於江河法令昭如於星日臣某 中謝 伏以此邦之俗  
佩犢帶牛輕生之民喜入怒獸而屬者常行之獄訟  
乃率然擅動於干戈鷄犬爲空使二入身首之異處  
猿狙皆怒宜一時血氣之憤張臣方此來亟其馳入  
惟恐變成於瞬息幸而令信於囂頑乃正邦刑以紓  
衆怨雖殺人者死漢網恢恢然大德曰生堯仁蕩蕩  
敢不請而論訣亦何意於矜容茲蓋恭遇 皇帝惟  
德動天以義制事念郡網泯泯追胥何以兵爲謂祖

訓明明犯法惟有劔耳用布虧除之令盡指專輒之  
辜臣繼今以思若古有訓斷者不可復屬凜如上帝  
之監臨殺之寧失不經敢負本朝之仁厚

天基聖節表 邵武

惟天數五正淵獻之孟陬聞嶽呼三增泰元之神筴  
星樞明潤海宇清夷恭惟 皇帝受命溥將躋民仁  
壽華夏蠻貊罔不率登茲太平國家間暇及是時所  
其無逸祥開申觀春在寅堦臣幸假熊馮嘗陪獸舞  
河千里一曲雖遠京師亥二首六身但忻歲紀

牋

泰長三陽天基有永坤載萬物地道無疆適臨捧日  
之辰並衍齊箕之壽恭惟 皇后母儀維則王化所

基思齊之嗣徽音陽光多助太平之當今日陰賜不  
知誕逢神聖之生竊仰儉慈之慶臣莫瞻曉駭亦在  
春臺亥首六身但紀蟠桃之實未央萬歲想賡摻木  
之詩

謝賜曆日表

亥有二首如身適當歷紀閏定四時成歲誕布璽書  
尺地寸天矩秋衡夏恭惟 皇帝建五皇極登三太  
平玉燭調而陰陽和物無疵癘璿璣齊而人民育家  
用平康嘉與堪輿共茲正朔臣恭承詔旨祇率典章  
勸課春臺願革帶牛之俗表采月令想聞發獸之規

進銀狀

斗樞瑤月式篤商生尺地寸天適修禹貢 前件物有

小葉卷一  
邦之式厥賦惟中仁壽八荒不寶褻帝之品玉帛萬  
國但忻虹渚之祥

秋崖先生小葉卷之一

秋崖先生小葉卷之二

表

方

岳

巨山

賜衣帶謝表

以下代范丞相

息言狎至聿高鳴王之班命服斯皇更佩環金之飾  
有華枯朽難稱榮光臣中謝伏念臣家本綈袍起從  
常帶半生貧苦誰憐身世之寒一念難虞久覺腰圍  
之減分歸尋於短褐何堪繫於精鏐敢意微軀荐叨  
誤渥此蓋恭遇 皇帝仁足以衣被四海明足以約  
束群才文帝親御戈綈盛德蔑加于恭儉光皇自解  
佩綬茂息不替於賢勞乃錫身章於昭眷賚臣敢不  
書紳圖報束衽懷慙又改爲号不嘆無衣之七亦足

敬也庶逃終禡之三

賜衣帶鞍馬謝表

襲衣寶帶有醜梁鶉絳革鏤錫更分厩駟於繁服乘  
之賁何知俯倭之蒙臣中謝伏念臣寒故念於綈袍  
駑不堪於羈勒矍鑠哉是翁也老矣奚為逢掖者儒  
服與退然何有每念牛衣之泣卧居慙馬革之裘歸  
敢意寵光榮茲衰朽此蓋恭遇 皇帝藩飾百度鞭  
笞四夷武王之一戎衣將輯寧於華夏文帝之千里  
馬必駕馭於英雄顧惟何人亦攸異數臣敢不曳婁  
圖報犇走服勞要之楸之好入服之第乏彌縫之用  
瘠矣痛矣云何吁矣恐貽負乘之譏

辭免左丞相表

使璫將指不遠咫尺之威宰鉉非材難避再三之責  
凜乎臨谷尚此循墻臣中謝臣聞天生不世出之興  
王時則得非常之哲輔惟尹咸有一德粵繇心腹之  
同惟說命總百官嘿契精神之表茲所謂風雲之會  
用能成霖雨之功夫何聰明獨冠於羣倫乃以庸懦  
進持於魁柄股肱之情體貌謂何伏念臣起自孤寒  
生而拙直今老無能為也屢陳閑退之私德輶解克  
舉之曷任燮調之寄則將焉用寧勿固辭伏望 皇  
帝憐臣下愚而不移察臣中立而不倚雖詢茲黃髮  
神聖殊知然投以赤心治安長策願趣還於成渙庶  
允穆於僉諧

謝表

祈開未遂逢聖世之下賢代匱何裨躋老臣於左轄  
 懇辭不獲兢懼難勝中謝臣仰惟 皇帝臨纂基圖  
 餘二十稔重精機務欲三四王閱事久而輝光日新  
 燭理明而智勇天錫於赫聖訓雷厲風飛丕變物情  
 乾旋坤轉所謂克艱厥后不易為臣矧上相之彌綸  
 豈中材之負荷必得棟隆之吉方回瀾倒之狂臣則  
 何堪帝之所鑒老至而耄將及徒有憂治世之心學  
 講而德不修此豈讀書人之謂言觀制可竦震愚衷  
 茲蓋恭遇 皇帝以眷聖得君子小人義利之真以  
 陽剛起學士大夫朋比之痼謂臣雖無光明雋偉之  
 望靡取靡他察臣似有中庸正直之資不作不靖迄  
 令衰朽首與弼諧臣敢不祗若周官丕承畢冊開衆

正杜羣枉惟以訓詞為元龜式百辟事一人惟以公  
 忠為治象亦願大有為之志無時間斷純不已之德  
 與天流行庶令遲暮之蹤得附興平之運

辭免提舉國史會要玉牒要畧

贊化均陶一無可取提綱筆削四者難兼方此懇辭  
 詎容忝冒伏念臣懷鉉抱槩本起諸生當軸秉鈞寧  
 堪守相自慙文墨莫補汗青史有三長與聞雖久慮  
 無一得典頌何堪伏望聖慈毋循故常趣還成渙將  
 令簡冊罔愧詩書

辭免進書銀絹

臣切以提綱筆削允謂故常出綉匪頒曾微功實矧  
 經一覽已錫茂恩九式幣餘詎容濫予百僚交缺何

以具瞻欲節費浮願從臣始所有

第二奏

臣昨貢封章懇還息資未回聰聽殊震危衷言念老臣實慙濫予況今日百爾浮費苦節爲宜一時彌文酌損何害敢願受藏內府以待有勞昭示外庭謹無輕用臣無任

辭免生日牲餼

臣切以後月之三日實惟老臣之賤生若稽故常厥有禮賜豫深兢懼莫敢違寧蓋以臣待罪宰庭股肱無補積愆私室手足方虧其間又慮春哨之或馳上累宵憂之未艾是殆家國多難之日殊非君臣相樂之時所有臣生日牲餼等賜欲望矜俞亟從寢免

第二奏

臣比以始生預辭異數敢圖睿眷尚闕俞音其若欣榮第當將順然以時方多事禮樂未遑家有私憂日月猶近一念及此百感與俱豈有身爲宰相曾微體國友于兄弟罔旣在原凡爾聽聞寧無指日用忘瀆告必覲矜從

謝表

初度無宗方抱鵲鳩之痛太官有賜不遺犬馬之生弗遂懇辭慨其感塞伏念臣老將耄及意與年凋借箸以籌何補辰猷之告當饋而嘆尚勤盱食之憂恍不知弧射之朝其敢辱鼎亨之養茲蓋恭遇 皇帝禮隆體貌義重股肱眷此衰遲廢蓼莪之爰矣憐其



患難悲棠棣之萎如終莫遜於恩微靡遑安於衷槩  
臣其拜手寧勿銘心嗟病骨之支離素餐安用惟愚  
衷之孤拙覆餗是虞

辭免除職予祠侍讀奏

臣猥以衰殘之年迫於危篤之疾懇求骸骨備歷肺  
肝方幸天意哀憐奎章開允恩隆眷厚感極涕零而  
臣猶有區區之愚不勝縷縷之瀆切以臣稟賦迂拙  
遭逢聖明久污清朝遂躋元宰顧微臣之謹畏惟  
陛下之簡知外此無長自量甚審既遂山林之衰老  
已為天地之生成而乃峻以文階冠于書殿優游真  
館密勿輕帷凡徃前歸老之大臣無令便蕃之異數  
人將不恕臣亦何顏伏望聖慈盡免殊恩曲矜晚節

但令閑退即是寵榮所有特轉兩官除觀文殿大學  
士醴泉觀使兼侍讀恩命臣不敢祇受外欲乞別降  
指揮許歸田里臣不勝

第二奏

臣昨以聖恩從欲幸遂退閑御札疏榮過為優渥覬  
還收於異數俾待盡於餘齡不圖天聽未回雲章荐  
至曲盡君臣之誼莫量天地之仁更與閣祠許令便  
處可謂始終寵遇進退從容自揣衰殘之蹤何補聖  
明之世而人言不貸帝眷獨隆感涕之零隕身無所  
惟是藐茲賤士致位元台得詩山林復瞻丘隴以臣  
忖度無此僥踰豈可貪榮不知戒望欲望聖慈察臣  
之一負無偽念臣之百為不欺盡削恩徽即安田里

庶幾屏伏不累生成臣無任

謝表

嗟維大耋宜拂巖瞻嘖有煩言尚均祠佚清峻紫宸  
之直光華白髮之歸思與天同涕其雨若中謝伏念  
臣頃承乏使遂誤登庸老世故而三折肱何敢試瞑  
眩之藥陳治安而六太息詎能施髓髀之斤揆衰殘  
則罔然祈退閑之久矣念奏牘未多於造膝而控情  
幾至於犯顏諒猶簡在聖心奚以解何物論風其漂  
女甚槁籜之易危清斯濯纓因滄浪之自取人言不  
恕帝力何加而乃盡掩疵瑕曲成終始上丞相之印  
不從冊免之規置散吏之員更假禁嚴之寵洪惟涇  
育自愧冥頑茲蓋伏遇 皇帝仁及股肱事存體貌

知臣山林清苦之素恐亦無他念臣歲時荏苒之間  
失於不勇用矜衰朽但與歸休臣來日無多大恩難  
報踰七望八既佚老於幸民咸五登三惟祝釐於聖  
世

御書太學及崇化堂武學及立武堂牌謝表

時為太博

文武未墜於地久恢兩學之規雲漢於昭于天肇啓  
千齡之遇寶軸下宸奎之四榮光動宵雅之三臣等  
中謝切以國家疊矩重規左庠右序寫諸琬琰覃睿  
思於孔聖之經炳若丹青御神毫於樂毅之論皆極  
一時之崇獎未如今日之表章踵堂者八千餘仲東  
璧日星之照園門蓋億萬計拱北辰翰墨之輝諸生

如近於帝尊百世難名於道大此蓋恭遇 皇帝神  
文經緯聖學輯熙崇化而風四方親接素王之統立  
武而有七德聿思大老之歸乃肆筆以成書絜在天  
之垂象振古未有惟帝為能臣等適列虞庠恭承義  
畫昭回之光下飾誕揚為鐸之聲咫尺之威不遠更  
繹止戈之義

御書宗學牌進墨本表時為宗傳

倬彼雲章峻極麟鬣之表刻之琬琰昭回象緯之光  
奉墨本以進呈覺神毫之飛動中謝臣聞惟聖有作  
與天為徒故雖筆札之間罔測機緘之妙無以鍾王  
之陋跂我宸奎要皆舜禹之傳形諸心畫八法具嚴  
於摹勒一毫不失於本貞恭惟 皇帝德以日新學

以時敏聲為律身為度夙成神聖之資河出圖洛出  
書盡闡乾坤之秘肆璇題之巨扁煥瑤牒之靈暉有  
開斯文用作爾寶臣恭想萬幾之暇乙覽思皇夫子  
生民以來未如今日宗盟異姓為後敢負吾君

御札訓諭知舉以下謝表時為參詳

思皇多士俾呈甲乙之科遐不作人誕布丁寧之訓  
昭回雲漢飛躍天淵中謝臣等洪惟國家有道之長  
進士得人為盛崇雅正黜浮誕率繇鑒裁之精先器  
識後藝文豈但度程之合故以忠厚之論則有若臣  
軾以混成之賦則有若臣魯蓋主司既擇於名儒宜  
貢部不孤於隆指豈伊臣等可稱上心此蓋恭遇  
皇帝思格丕平敷求哲乂方政化更而賢路闢適觀

厥成欲俊良登而治具張無兢維烈用勤肆筆申飭  
持衡臣等敢不仰揆宸衷旁搜衆彥鑿鑿乎如穀粟  
之用斯謂實材炳炳焉若日星之重敢忘明詔

代景獻邸夫人封號謝表 時爲講官

王假有家展親公族婦無公事進號小君與宗社以  
同休等乾坤而莫報臣中謝恭惟 皇帝儉勤如禹  
篤睦如堯八柄以馭臣工聿先風化三綱以明夫婦  
蓋厚人倫施及閨門叨承爵邑臣末肩伉儷共載穹  
隆諸侯曰夫人願已踰於有室一德尊天子懷永矢  
於維城

又皇后謝表

坤元賁化思及宗藩渙號疏封寵踰闈壺仰徽音之

儷極有仁澤以配天 中謝恭惟 皇后志在憂勤德

惟輔佐忠厚而親九族克相家齊風化之始二南式  
明婦順猥茲中饋亦進小君臣退省其私不知所報  
積累鵲巢之德何以堪之信厚麟趾之風是之勉耳

代景獻邸冬至賀表

律回天統閭闔日長春麗帝居觚稜雲暖於穆太和  
之世有開剛長之期 中賀恭惟 皇帝天德出寧人  
時敬授用衆君子常陰霾之劃開更一化元喜陽明  
之休復朋來七日有僕萬年臣猥奉宗藩獲瞻宸衷  
百獸率舞親逢黃帝推筴之功六龍時乘請祝國家  
過曆之祚

南康軍到任謝表

戊期偶縮請從置散之宜詔旨弗俞併下趣行之令  
幸臨邦域已布教條中謝臣嘗按輿圖歷觀郡國非  
不朽然大也莫若廬山之高其斯宜若小然徒得臣  
熹而重故凡五老之山水妙天下政以四書之義理  
在人心雙朱輪奚所道哉一白鹿足爲重矣何俗吏  
念不到此使是邦爲之蕭焉而臣少不如人晚未聞  
道必恭敬梓無亦曰互鄉之童於樂采芹要魯是文  
學之掾夫何憂患未遂瞻儀於今十八稔而與世風  
波終以二千石而識山面目幸哉承學主此藏書茲  
蓋恭遇 皇帝表章六經厲精庶政意儒先所至猶  
庶幾鄒魯之遺凡規式之重皆發揮河洛之秘以故  
頓增於地望諒惟簡在於天心乃者慨拊髀而思之

蓋有不旋踵而旃去使承其乏見謂非材臣敢不師  
仰仁賢奉行寬大豈曰前車覆後車戒固無健決之  
能將使懦夫立貪夫廉則有典刑之在

天基聖節賀表

神授甲子五百歲而聖人生天闔昌辰萬斯年而景  
命僕惟皇建極申命用休恭惟 皇帝乃武乃文惟  
精惟一內之中國外之夷狄訖是多盤言爲尚書事  
爲春秋動無過舉於時假樂式際誕彌臣假守軍符  
瞻言宸衷唐相上千秋錄莫陪嵩嶽之呼廬山有五  
老人共致華封之祝

邵武到任謝表

以柳易播尚誤寬息自江入閩已祗遠戍感歎聖朝

之仁厚矜容臣子之戇愚中謝伏念臣守剛而乏沉  
潛學朴而少涵養事人以直道豈令世之能容得封  
如曲鈞亦平生之不取惟知公是未覺昨非粵從督  
議之參商出守廬山之僻小可以悔矣鄭商人之環  
何必爭抑有疑焉齊楚侯之地不相及夫奚湖廣之  
饒所具析江東之守臣不能忍於一慙已自甘於三  
黜爲臣懼者皆曰南陽帝親惟天知之乃謂東朝公  
事第與其竹使亦不俟於瓜時茲蓋恭遇 皇帝  
徧覆無私容光必照天下事惟其是而已何間賤微  
我之心亦有曲者乎一惟端直故雖肺腑之請曾靡  
毫釐之偏肆令危蹤無失收步臣敢不仰憑公溥益  
勸直方毋虐瑩獨而畏高明安用前車之戒與致平

理而銷愁嘆勉爲後効之圖

秋崖先生小藁卷之三

方

岳

巨山

奏狀

代范丞相

臣屢貢封章丐從罷免聖恩天大委曲諭留使臣夙  
夜憂惶衰病增劇政恐溘先朝露上累聖明蓋以  
陛下實英睿有爲之君而臣亦不肯爲頑鈍無耻之  
輩若陛下優容不斷臣遂偃蹇自如君臣之間胥  
失之矣兼臣昨蒙內引業已跪辭豈有今日違離清  
光明日出入禁迤其爲舉措殊失觀瞻每出城關輒  
宣恩旨待罪于外厥路無繇臣今只得卧病杜門祈  
天從欲中書庶務難以與聞臣已截自某日雖常程

文書一切不敢書押外跼踖俟命必得請而後已  
陛下不早賜處分却恐以次臣輔未免尚避嫌疑必  
致彼此因循稽壅朝政今何時也而可以臣費日乎  
成斷少遲愈重臣罪 陛下雖欲寬其雷霆之怒而  
不可得矣伏望 陛下憐臣之齒髮已朽察臣之肝  
膽無欺前後奏陳必留聖抱若不上勤省憶真成備  
禮之爲罔上之誅豈容苟免臣不勝大頭願賜骸骨  
歸田里使去位一日而填溝壑臣瞑目無所憾矣煩  
瀆天威臣無任恐懼怔營祈哀俟命之至

又

臣一介迂愚遭逢明聖自塵丞轄愈切憂虞蓋以時  
方多艱而臣惟有謹畏實無大臣之才人皆求全而

臣惟有朴直又無大臣之量何以運掉庶務調娛衆  
情必致顛擠上孤委寄荏苒年歲幾控忱恂前後封  
章無慮數十至於宸前祈懇備極丹衷皆緣天語下  
寧諭留切至臣無決去之定力而懷感遇之小忠黽  
勉以思因循至此乃今年以耄及病以篤危猶復不  
畏人言但知聖眷則是不惟無大臣之才不惟無大  
臣之量而且無大臣之識矣臣伏讀御札感極涕零  
重以中使傳宣次輔將指聖恩隆厚天地莫量臣非  
不知違命之誅嚴負恩之罪大而自揆清議寧愛微  
軀 陛下如容之於覆載之間生之於殞越之際賜  
以骸骨投之山林在 陛下爲始終保全之大恩在  
微臣爲進退不愆之晚節祈控之切下愚不移惟天



必從庶無煩黷

代趙同知

臣伏自去冬丕承眷訓分命樞近總領兵財臣夙夜以思大懼駑劣無以稱隆指分顧憂者陳情控免至于再三天語丁寧俾須數月臣俯伏竢命於今又四閱月矣不勝憂責敢以奏聞伏緣臣區區愚衷本非避事實以公朝之大體豈容同列之異岐事若不由中書要是古人所戒如使自分彼此無乃猶有二三建議之初本自有說而今者大臣無我同列盡情何嫌何疑爲此形迹况事無鉅細一惟其公進則奏之于君退則白之于相分任亦如此不分亦如此則又安用紛紛爲哉臣愚欲望聖慈收還成命所貴中書

之務一用彰適列之心同至於竭愚盡忠臣何敢不勉以負隆委惟 陛下幸垂聽焉

代范丞相

臣老朽無堪待罪宰揆當務之急謂宜知無不爲非若言語侍從之臣專以論思獻納爲職業者也而臣玩愒無補仰負隆知過煩訓辭條列所見臣有以仰見 陛下望治之切晷刻爲遲若稽仁皇開天章閣之時實同軌轍一念奮發可致隆平然臣觀慶曆中所謂宰執者曰范仲淹曰韓琦曰富弼此其經濟之畧宜必素蘊於胷中方仁皇以太平責之數令條奏當世務仲淹猶語人曰上用我至矣然事有先後非朝夕可能也况如臣者碌碌庸材忝當其位則其粹

承天問憂懼謂何伏念月餘罔知攸措惟是一二同  
列敢不盡情苟愆和恭豈逃聖鑒每自忖度有犯無  
隱臣不如範直諫多聞臣不如佖明允淳篤臣不如  
性傳寧不自知敢肆冒臆蓋嘗與三臣者講求祖宗  
立國之意其所以垂之數百年而端命上帝惠篤不  
忘者曰仁而已是則我國家之元氣也國之元氣補  
之則實瀉之則虛調之則通壅之則滯以今天下之  
勢譬之於人四體百骸其疴羸亦甚憊矣所以綿綿  
延延視息自如者元氣存焉耳當此之時以參苓養  
之而不足以野葛伐之而有餘臣如庸醫惟知畏謹  
察此證候姑亦徐徐意謂平常之劑雖不大快人意  
然亦不至於誤事瞑眩之藥投之是則可以立起而

投之誤則有不可追之悔矣故惟神醫方敢用瞑眩  
而庸醫不若守平常此非臣之愚借之以自解何也  
實惟一綫之脉不容逞快以戕之耳自昔能富國強  
兵使人主思其材而不置如裴延齡等輩者其筭計  
見效豈不有可喜者哉然而胃膈一快而元氣衰矣  
此非久生之道也惟仲淹惟琦惟弼其經綸輔相近  
世罕儔然皆不以聰明稱不以智術著惟能為國家  
護養元氣故無赫赫之績而慶曆之治盛世莫加焉  
至如王安石呂惠卿夫豈無才而能以豐亨豫大悅  
上心者不知財聚而民散兵強而本弱於是慶曆之  
元氣至熙豐而傷至紹聖而索矣臣老且耄雖識見  
淺陋而閱事亦多實不敢為新奇可喜之談以聳動

一時之觀聽而已謹列其大者爲十條惟聖明采擇  
一曰正人心

臣竊惟人主正心蓋老生之常談迂儒之腐說也  
臣雖愚暗夫豈不知然而司馬光所謂歷觀古今  
之行事竭盡平生思慮質諸聖賢之格言治亂安  
危存亡之道舉在於是不可移易者也臣是以敢  
爲 陛下誦之夫人之心至虛至明至神至靈舉  
天下之事物物森然紛至乎吾前者以此心照  
之了無遁形而以物慾汨之以人僞乘之則虛者  
窒明者昏神且靈者冥矣於是乎邪與正倒置於  
是乎公與私逆施於是乎君子與小人迭勝而終  
負然則治亂安危其不自是出歟 陛下以道宅

心他無嗜好萬幾聽斷神動天隨而臣猶以平常  
陳熟之言塵滓聰聽蓋以大臣無他職業惟在格  
君此而不陳事孰爲大臣願 陛下以天之心爲  
心罔有間斷戒謹不睹恐懼不聞惟日兢兢終始  
惟一危微之際實非他人所能用力惟 陛下畱  
神

貼黃

臣觀前代土木玩好女謁宦寺皆足以蠱入  
主治心之學聖明在上一無此事臣所陳不  
過庸庸之論拳拳之忠耳

二曰定國本

臣歷觀前代人主諱言儲嗣其臣雖有遠慮莫敢

白發其端至我仁皇乃有昌言其事者聖度容受  
廣大如天國史書之爲盛德事此仁皇之聖所以  
爲度越千古也伏況 陛下春秋富盛無疆惟休  
前星之祥未爲遲暮而中間群臣已有以宗廟社  
稷之計爲言者宮闈教育磐石維城慶澤延洪根  
本深固此 陛下之聖所以爲同符仁皇也然則  
何以臣言爲哉實以身爲宰輔乃不能言群臣之  
所已言則是首鼠懼禍有負宗社伏惟 陛下以  
天下之大慮行天下之大公蔽之聖心自有真廟  
時故事在其若事已久玩歲月悠悠則叔孫通所  
謂天下之本柰何以天下爲戲者不可謂過計也  
惟取之廣擇之精而斷之果天下幸甚臣不勝昧

死

貼黃

臣見臣庶之家亦有撫育一二族子將有所  
擇而未決他日鮮有不爭訟者

三曰別人材

臣聞司馬光有言德勝才爲君子才勝德爲小人  
自古小人之爲天下患豈其庸愚不肖無所用於  
斯世者哉如其無所用也時君世主亦安肯傾心  
嚮之惟其所爲實快人意以之治財則真有錢流  
地上之富以之治獄則真有察見秋毫之明刻核  
之能罔不如志故人主倚之集事未免回視君子  
爲無能爲矣天下之治所以衆君子成之而不足

一小人敗之而有餘者職此之由也何者君子雖衆其道易孤小人雖寡其勢易蔓善乎蘇軾之言曰君子猶嘉禾也封殖之甚難小人猶惡草也不種而生去之復蕃歷觀前代之君未嘗不欲近君子而君子常踈未嘗不欲遠小人而小人常密其故可觀矣書曰繼自今立政其勿以儉人又曰時則勿有間之惟不以其所可喜者忘其所可憂者則小人不得乘間而入矣 陛下黜陟惟允好惡既明區以別之固已在天運神化中臣猶願加聖心焉

四曰謹王言

臣聞王言作命蓋在三代爲訓誥在漢唐爲制詔

其所以鼓舞天下者不輕用也漢人有言曰爲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故古之稱人君者曰恭嘿思道曰躬行元嘿未嘗事爲之訓每每丁寧蓋恐輕褻王言習常爲玩則人君所以鼓天下之勤者有時而爲空言矣伏惟 陛下天縱之聖聰明冠倫渙發巽申動中事會播告不匿洋洋聖謨而臣區區之愚妄有意見切以爲勞神於翰墨之間者不若儲神於淵聽疲精於訓飾之嚴者不若聚精於靜觀 陛下望治之深曾不遑暇厲精更始亦幾何時而所下御筆史不絕書傳之方來足爲總覈然而聖心澄穆慮有所分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臣願 陛下法天以恭已而已所貴

天下頌王言爲大而不敢玩王言爲常則心之精  
微一有所發莫不聳然不應矣

五曰節邦用

臣切惟聖心所甚憂而今日所甚急者得非攷圖  
數貢以東南一隅之賦入而用度過於全盛之時  
乎今日之東南亦非祖宗之東南矣而兵食之費  
十倍於昔吏祿之費百倍於昔只此二事已難支  
吾若公若私真可哀痛民力困憊幾不自聊財非  
天雨鬼輸則所謂能幹運者君子之所慮類而不  
忍爲也故刮之兩稅而農民窮刮之鹽筴而商賈  
窮刮之牙兒而州縣窮田里蕭條所在愁嘆則夫  
生財之說固識治者之所不敢道也國貧甚矣而

孔子則曰不患貧而患不安聚歛之臣惟知富國  
不知民有不安其生者且將去爲盜賊矣財聚於  
上民散於下爲國者亦何利於此無已則有節用  
而已仁皇慶曆之盛先自宮禁裁損一切用度至  
於聖躬奉給亦令罷供於是詔張方平等議減浮  
費此 陛下家法也 陛下克已恭儉聖德彰聞  
而悠悠之言或以爲琳館一墻無慮數鉅萬如此  
等可節者恐亦不但一事也臣愚謂宜如慶曆故  
事於兩省官選才敏之士據國用歲計之數通其  
有無一切裁減條具節目三省公共斟酌而奏行  
之冗費既除經用自足其與巧取以妄用者相萬  
也

小意卷三  
七  
貼黃

臣竊見所在州郡或獻羨餘在於朝廷所補無幾其實培克之吏有慊于中姑取九牛一毛以塞衆議朝廷何苦乃爲姦貪受此名哉臣愚欲乞立爲科條務令禁止

六曰計軍賞

臣嘗謂自兵農之分而列營坐食仰給縣官於是乎國用屈而軍愈貧軍籍單而國愈困悉力供億不贍飢寒平時怨咨緩急何恃是知養兵貴精不貴雜用兵貴少不貴多前代用兵寡者常勝昆陽之戰纔六千人而却王尋百萬之師淝水之戰纔二三萬人而破苻堅百萬之衆是非以少勝也以

精勝也今內外兵籍不下七十餘萬不可謂少矣然而手藝者十之一占破者十之一虛籍者十之二老弱者十之三此其大較耳是七十餘萬之兵不得七八萬人之用無怪乎愈增而愈少常戰而常負也坐坊賣餅亦謂軍人此固韓愈所嘆今之吹竹彈絲插金畫翠之類要不可以言兵矣而諸捆也三衙也其所以植旗旄羅弓矢夾道而疾趨者必皆偉岸雄桀可以言兵而徒以供出入輿衛爲塞塗之從者耳臣願陛下赫然奮威嚴飭諸將絕其手藝者收其占破者核其虛籍者處其老弱者則於此七十萬之中便可得四五十萬兵矣古人以一當十今固未敢望但得以一當一亦不

至枉費錢糧不然但務增多耗民耗國政使邊方  
安靜天下亦坐困矣

貼黃

臣聞諸處裊帥率自其所治每二三十里置  
一鋪以達于畿謂之擺鋪每鋪不下五七人  
皆選其兵之翹捷者充之只此一項大約亦  
用勝兵五七千人徒為探刺中朝動息之用  
每一家落輒有數項擺鋪少者亦約有二三  
十人共聚一處故其所處之地剽敝自由遂  
使商旅不行邸店停閑臣每念邊鄙不知何  
時復見煙火萬里氣象豈圖內地亦有此景  
臣愚欲畫旨行下各抽回司以備戰守其傳

送文字只依祖宗舊法令亦遞趕限豈失事  
機庶使朝廷養兵不為徒費而一路聚落按  
有期亦非小補

七曰徽士習

臣聞風俗之厚薄上之人實為之故士大夫不言  
風俗以風俗自士大夫出也西漢有一孔光張禹  
便能化其風俗為柔謏東漢有一李固杜喬便能  
化其風俗為沽激雖沽激與諛柔不同而其失一  
也今天下風俗亦弊矣知有利祿而不知有名節  
知有權勢而不知有義理蠅營狗苟惟得之趨推  
其受病之源蓋必有任其責者夫一念私意起於  
茅孽之微耳然而推是心以往則貪爵慕祿而寧



方下有且字

負天子矣簡賢附勢而不卹清議矣義利之界限可不謹哉而世之士大夫方且有爲吏商而舳舻相銜以壞朝廷之鈔法者方且有爲駟僮而市井交關以虧朝廷之楮令者方有爲城狐社鼠而漿酒藿肉囊金櫃帛以漁獵朝廷之百姓者此士大夫心髓之病非鍼文所能達藥石所能療也惟在陛下清心寡慾以神化轉移之耳書曰不寶遠物則遠入格所寶惟賢則通入安而况於躬行以厚風俗乎

八曰清仕塗

臣惟今日東南一隅之天下其郡縣窠局不能當祖宗時十之二三而入仕之塗曰進士者十倍於

昔曰特奏者二十倍於昔曰資蔭者數十倍於昔而所謂武舉所謂軍功所謂雜流者又不知幾百倍於昔矣縱使以祖宗全盛之天下猶且無以容之蘇軾當神宗時已有一官而三人共之之嘆而况今日乎是宜差注不行愈益浮競向猶曰賢愚同滯也今則雖賢者不免於壅底向猶曰清濁混淆也今則雖清者不免於攀緣蓋有登科十有餘年不能沾一日之祿而老死者有三年大比闔郡除校官外無可與考試者然則入仕之塗亦大不清矣臣愚以爲自唐以來進士一科得人爲最盛此固未易輕議至於特奏止緣鄉貢遂列簪紳資蔭不限才愚盡居祿位較之進士不甚差殊充塞

銓曹無闕可補如此等類蓋思所以通變之乎臣  
觀孫沔之論磨勘遷轉歐陽修之論舉主改官一  
則以但居三周不問賢不肖例遷一級爲非一則  
以舉主數足不問賢不肖便與改官爲否儻以二  
臣之議下之有司更與討論惟務才實則公勤者  
有以自見而浮競者將不至甚僥倖矣  
貼黃

臣竊惟左戚媼聯從昔所重謂當富貴親厚  
之不煩以政苟惟不爾遠費保全

九曰結人心

臣仰惟藝祖肇造區夏傳之數百年而屹然泰山  
之安三代以來有道之長無如本朝之盛者非徒

制度紀綱有以維持之也夫亦德澤在人心淪肌  
浹髓有不可得而解者故其財以不聚爲富兵以  
不用爲威人以不作聰明爲賢祖宗相傳惟此一  
道蓋所謂得天下以仁守天下以仁者也王安石  
不知此故以開邊而失人心章厚蔡確之徒不知  
此故以殺士大夫而失人心是則熙豐之人心嘗  
怨矣而元祐收之靖康之人心嘗怒矣而紹興回  
之夫豈不甚可畏哉伏惟 陛下遠覽古今克邁  
前聖治亂興衰之監其得之聖學者固已高明而  
老臣愚忠無出於此意謂天下所欲惟 陛下  
之天下所惡惟 陛下去之蓋天下之所欲者在  
安生天下之所惡者在失業未有惡欲與天下同

而人心離者也書曰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可不謹歎

### 十曰祈天命

臣聞人君之所以祈天求命者非牲牲玉帛祝史薦辭之謂也非占筭推測求之幽遠之謂也蓋天命不在天而在人則其所謂祈天求命者要亦求之德而已書曰常厥德保厥位又曰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非於人事之外別有所謂天命也恭惟國家克相上帝申命用休天之所以顧諟者有加無已而卜祝之流傳訛聽舛妄用丙午丁未率與咎證會逢不知禍福無門惟人所召陛下不可委之於數以爲厄運當然日監在茲駿

命不易天人之際影響相符臣故以爲陛下捨已以稽衆則可以祈天命違欲以遵道則可以祈天命遠儉佞而親忠良則可以祈天命杜讒間而廣諫諍則可以祈天命是在陛下一念間耳陛下果盡此道不沮不疑伊邇明湮對越無愧上帝降鑒方將重億萬年無疆之休臣不勝至願右臣所條十事雖若陳言而臣積日精思無越於此儻其言不以人廢少留聖心其於睿明不爲無補意之所切辭不覺繁干黷天聰惟陛下幸赦

### 代趙參政丐祠

臣輒控愚衷仰塵睿聽臣聞君臣相與惟以真情命義之間蓋有大戒其知進而不知退則天下之大戒

謂何欲言而不敢言則臣子之真情安在臣今懇請  
天實鑒臨蓋以臣本乏修能僅堪煩使當分捆束淮  
之日忽叨恩西府之除自以授任於領兵謂宜聞命  
而就道第亟祗於召綽寧敢與於事樞儻得至冕旒  
之前便當乞骸骨而去不圖未回天聽噴有人言是  
以惴恐而控聞倉惶而遠逝當時言者之有効至謂  
微臣之無君及茲化瑟之更偶與招旌之數則其趨  
走豈敢趨趨臣雖至愚極知非據直以君臣之大義  
不可終絕於闕庭天地之隆恩不可委棄於草野黽  
勉一至荏苒兩年其若庸材不迓聖鑒今齒髮日以  
遲暮筋力日以疲駑課其功能負此歲月欲望聖慈  
察臣之孤立寡與憐臣之朴直無他凡茲懇祈盡出

真實俾歸田里以畢年齡則君臣之真情以孚其命  
義之大戒以著在臣某為有進退之分在 陛下為  
有終始之恩一遂所祈兩極其至惟 陛下幸重聽  
焉臣無任激切祈天俟命之至

又

臣昨貢封章仰干宸衷愚衷雖切淵聽未孚竊伏思  
惟愈深兢懼豈以在庭之有請率皆備禮之虛談若  
稽故常例不俞允而臣自詭搢性厭事浮文故凡告  
上之言罔匪由衷之懇安有貪榮而未止姑為求退  
以自文顧臣雖無用世之能亦決不為欺君之語但  
以難艱之會正費支吾庸陋之材何堪倚仗譬如滔  
天之巨浪駕茲陋底之弊舟旁觀者至於驚呼高卧

者不知進退儻致淪胥之敗難追悔恨之遲是知同  
遇於風波無曰莫施於維楫欲望察臣所乞盡出真  
忱觀臣所爲委無他技爰念造朝之初意敢干誤國  
之後誅徒以曩歲丐歸人或議其匆遽則夫前日祇  
召勢不可以稽留是則出處之間蓋以君臣之義豈  
謂因循歲月瞬息两年老朽精神狼狽萬狀欲望賜  
以早衰之骸骨俾之退守於丘墳此臣至情惟天從  
欲

秋崖先生小藁卷之三

秋崖先生小藁卷之四

方

岳

巨山

奏狀

南康軍薦知都昌縣許子良

臣猥以非材假守康廬郡雖其壤地褊小固亦古諸  
侯國也諸侯得薦士士亦豈易薦哉自有科目以來  
士之所以夙夜刻厲者場屋聲病之文耳抽黃對白  
賦聲摩空以學則餒矣殫見洽聞上下今古以政則  
敗矣焉用薦臣今所薦者蓋有文有學而有政者也  
謹上其名氏曰宣教郎知南康軍都昌縣事兼弓手  
寨兵軍正許子良臣究觀其人蚤登諸老之門頗臻  
作者之域文固非其所慊也而淵源師友猶有典刑

濂洛以來遺書之在者無不習也其易所謂多識前言往行者乎臣是以知子良之學癯然一老若不勝衣而剖決如流不回不奪義理之勇固如此其詩所謂柔亦不如剛亦不吐者乎臣是以知子良之政若斯人者如幸得使之分牧養之麾何詎不如龔遂使之攬澄清之轡何詎不如范滂若雨露之司存日月之獻納又安知不與冠冕佩玉趨走丹地者可頡頏以相上下也而子良之行年亦既踰知命矣姚崇之薦張柬之曰其人老用不可以不亟也臣不勝大願頭少破拘攣之說度越資格而錄用之漢法附下罔上爲大不恭有不如臣言臣請坐之惟睿慈采擇

薦僉判米巨宏

臣觀徽國文公朱熹序向子諲之文以爲抗強虜百勝之鋒遏群盜橫流之勢未嘗不慨然思見其人而不可得也非才假守待罪廬山有朝奉大夫僉書南康軍判官廳公事米巨宏者齒宿而志不衰身癯而心愈壯抵掌脍腕真有矍鑠是翁之風當其令蓮城時劇盜羣輩榜縣連陷聲搖數州巨宏崎嶇鞍馬間身自蔽翼邑以無恐巋然獨存試嘗問其世家則固米芾之諸孫而子諲之自出也臣與之共事於今且半載見其簿書靡密必躬必親有以知其能勤攝郡踰時例卷弗取有以知其能廉方幸協恭而以蒲替告矣臣忝爲之長敢不以其實聞欲望聖慈特與陞擢以風示四方之小吏是亦厲精之一云

南康軍馬祠

某輒控愚忱仰干鈞聽某蒙恩假守待罪踰時適當凋瘵之餘殊費補苴之力帑廩幾於赤立鬚髮爲之白紛事事荒殘殆難措手日日整葺良以焦心久欲控丐祠之章或又拘滿歲之典趨趨不勇踣躄靡遑忽有得於傳聞實不勝其幸會某今月十八日據邸報內一項知南康軍方岳與新知邵武軍游孝巖兩易其任某治郡無狀法當汰歸得報易麾尚從禮遣此雖廟堂委曲之意政契田里便安之私除已截日不敢治事外欲望特賜敷奏別賦叢祠某只候省劄到交割與以次官一面起離前路聽候指揮

邵武軍馬祠

某輒有愚悰仰干鈞聽某蒙恩假守自揆謬庸曩在康廬亦既九閱月非不欲勉竭駑劣以仰稱聖君賢相愛養元元之盛心而褊狹不容觸怒隣閭一斥有餘罪矣天地函蓋兩易此來感激寸膺夙夜思所以爲報效者蓋於今又九閱月合而言之歲且有半而邵武之俗大異康廬傷弓之民難安帶刃之俗易動每自惟念孤負使令無補涓埃未敢言去不圖今者力與年凋衰疾驟增輒生竒證緣某鼻觀偏塞有年于茲才拙心勞忽爾穿潰遂致文書壅底多滯常程戀祿不歸必將誤事幸今田里之收自倍帑廩之積無虧某於此時可以情懇欲望朝廷特賜敷奏改畀祠祿以便養病不勝幸甚

秋崖先生小藁卷之四

秋崖先生小藁卷之五

奏劄

輪對第一劄子

方

岳

巨山

臣迺歲屏處田廬自伍樵牧蓋已謂休此生矣陰霾晦蝕白日晝冥駭鹿驚麋惟恐入林之不密耳會

陛下赫然改紀奮發威斷夜半片紙抉疽根而竅去之迅雷劃然不及掩耳耘夫莠子有傳其事山間者則相與喟曰吾君庶幾悔悟歟何其英武也吾國庶幾安靜歟何其果決也無何而弓旌四出岩穴為空臣於此時亦且三入故府所以于然纓冠而來者將欲與扶持之老少忍須臾以觀德化之成耳歲月遄



邁星周有奇而化絃之更張未見有大強人意者徒聞今日一書數廬杞之罪明日一䟽裂延齡之麻而政枋朝綱莫之底績天運神化僅了常程政恐紙上之虛談實所以挑天下之實禍也嘻其懼哉然則改紀以來望治逾邈筭計見效茫如捕風意者陛下之德猶有未盡出於一者歟咸有一德之書得之聖學久矣而臣猶以爲言者一則純一則久一則神一則天純則不已久則不變神則不測天則不息文以此一純其德湯以此一新其德堯舜以此一兢業其德而天下治故曰德惟一動罔不吉間之以二其初則疑參之以三其究則雜故且前且却者終却而不前乍進乍退者有退而無進隋文帝身致開皇之治

不可謂不賢明也而二三其德則身以隨亡唐文宗身致開元之治不可謂不英毅也而二三其德則身以隨亂故曰德二三動罔不凶蓋人主者天下之主也人主此心人主之主也人主而不自主其主則兢畏者出入於舒泰於是乎有高天下之心憂勤者出入於逸樂於是乎有享天下之心拏斂者出入於開拓於是乎有小天下之心敬忌者出入於放肆於是乎有輕天下之心而德之所謂一者不能不二三矣試嘗妄議今日之事小臣抗䟽追記危言給札玉堂蔽自聖志陛下此時此意天下皆知其爲去邪勿疑也夫何霜臺白簡竟以留中親洒神毫曲爲調護徒使御史失職而前日之意嚮終於晦昧則未免疑

天下士大夫之心矣其何二三如之內降有禁開悟  
宸襟副絕攀緣同符仁祖 陛下此時此心天下皆  
知其爲自昭明德也夫何瓊闥塗歸上煩屏却玉音  
宣諭曾靡回天徒使給舍包羞而前日之規模似若  
轉移則得以藉擯廢譴逐乘間抵讟者之口矣其何  
二三如之故自更化迄于今謂之清明耶則不無陰  
幽謂之副果耶則不無牽制今日則乾健明日則坤  
柔今日則夬決明日則巽順波流風靡莫之適從則  
端人正士之言終不能奪左右便嬖之意廣庭大衆  
之論終不能回深宮隱奧之私雖異服奇裘本非良  
家之選而殫土木以彰寵賂何爲見於化瑟已更之  
後怪民孑姓本非南陽之親而汗環列以示私昵何

爲見於威枋旣收之餘 陛下毋謂天縱英明羣臣  
莫望而可以自用其心也自用則小無乃不如抑畏  
乎 陛下毋謂臨御日久明習國家事而可以輕用  
其心也輕用則肆無乃不如兢謹乎夫是以收攬權  
綱風飛雷厲奮然號於天下曰更化而還觀却顧聊  
復尔耳軍國大政異於前日者幾何唯有鳳凰于飛  
翹翹其羽差似可喜者而狐踪鼠跡亦且捷有蹊蹊  
矣其何二三如之夫以 陛下聖明而其德猶未能  
盡出於一如此是無怪乎二三大臣遠避嫌疑之時  
多而經綸政事之時少洪濟難難之意淺而計較利  
害之意深有不能不二三其心也是無怪乎羣工百  
執太息儒者之無益而澁縮於方今之良圖隱憂群

邪之復興而潛避於他日之奇禍有不能不二三其說也是無怪乎皇天上帝震怒陽剗之虧而日食於正陽之月鬱積沉陰之極而雪沍於甲拆之時有不能不二三其春也然則天人之際所以爲是二三者皆自聖德之不能盡出于一者始臣恐頻復者未必不終於迷復而治亂安危之所伏特未可知也故敢以咸有一德之言爲 陛下誦之臣不勝大顛顛 陛下進此之一不已如江河守此之一不變如金石用此之一不測如風霆運此之一不息如元氣則所謂一德者天德也於更化乎何有不然元祐一更化也紹聖又一更化也事會無極臣懼焉而已矣惟 陛下留神取進止

輪對第二劄子

臣竊惟 陛下於今二十有三年百尔臣工得對而望清光者無慮千數百人矣千慮一得豈無憂世之言聖度如天一切容受然而遠慮者多迂闊盡言者似譎張痛哭流涕之書卒於無事則得無以不驗而玩之歎抑臣之愚以爲天下不可一日無憂世之言而要不可使其言之驗也憂世之言驗則引裾折檻遂成孺子之名而天下國家有不可追之悔矣吳楚之叛晁錯之言則驗矣而漢幾殆祿山之亂張九齡之言則驗矣而唐遂衰有天下者方幸其言之不驗也顧可要其言之驗歟蓋今之憂世者曰元祐之初哲皇垂拱羣儉斥逐盡出宣仁故當章蔡諸人覆出

爲惡則專指聖后爲逞憾之地動以簾幃爲朋邪之時敢專私書誣謗盛德至以天下之毋遂其仇報之心反易天常萬世切齒觀宣仁聖訓所謂蔡確他日復來恐皇帝制御此人不得則確之斃於元祐八年者天也確於是時年五十有七八矣當安陸之謫齒髮方強滄海揚塵之思蓋已有人壽幾何之與則其懷憾銜毒欲釋忿於一螫者其意無日不在鉅鹿下也確而無斃怏怏當不止於宣仁彼厚與京爲確之黨者耳怨望之禍猶能蹙人之國家孰謂元祐四年八月己未詔書候服闋與宮觀一指揮所能扼哉然則今日之事有可爲寒心者聖明在上獨運權綱登良去邪一出英斷其事大異宣仁時而赫怒矯誣

朋姦者逐塗改進擬發姦者召則其尤大彰明者也薄海懽舞窺見聖心而彼固以陛下爲何如哉無父無君鬼蜮如確安知其不移所以讐宣仁者而敢讐哲皇也如有密奏書萬言爲題品而召與宮觀者爲左僕射則其憤恐不但荼毒諸賢之家誣讒一朝之史而已也蝮蛇反噬草木爲枯盤氣上騰必于穹昊陛下以爲此言可使驗乎矧惟流俗之言方以今茲丙午爲自古危運雖堯以甲辰踐祚粵二年而爲丙午初不害其帝者盛時而攷之國朝則是李邦彥從吉之年而靖康之禍烈矣何其適相遭也燭武已老丐骸而去幸矣王陵少慙不知誰可助之萬有一當饋之思慨然有不如之歎則天下事不可勝諱

此在二三大臣努力勉旃勿爲窺伺者所訕笑而  
陛下謹毋惑焉可也臣故以爲陛下於此而惑則  
將恐激而爲靖康之丙午而憂世之言驗陛下於  
此而不惑則或可轉而爲放勳之丙午而憂世之言  
不驗然則今日所以銷惡運遏亂原而祈天求命於  
億萬年無疆之休者是在陛下不惑而已惑則英  
州別駕之貶陽城白麻之裂皆無益也所憂者林甫  
審伺微旨餉遺左右饗夫御婢皆所歛厚則廉言壁  
語浸潤而膚受之不能不使人惑耳非有學力此心  
移矣夫子之學四十而不惑更事多而閱理熟也  
陛下當夫子不惑之年而赫然有爲聖學亦卓矣如  
以數年則自不惑充之遂可以知天命而何嫌乎丙

午不然臣恐憂世之言有時而驗也臣不勝拳拳取  
進止

貼黃

臣久處田間親見兩事或可少裨兵財之一畫  
蓋今之言救楮者曰無策則亦信無策矣然中  
人之家楮非其所有也而日用百爲悉仰給於  
楮家無造楮之枋日有仰楮之需而不見其不  
足者有田以權之也田之毛秋入而春出之則  
穀散而楮聚一歲之用於是沛然蓋不造楮而  
足也今所謂沒官田者於朝廷曾幾何之入而  
悉爲強有力者佃之某官某邸某剝某府率非  
能自耕者也而占佃多至千百頃者何也有利

焉耳事今急矣與其以公室之田爲私門之利孰若收之以自救乎且以劉漢弼徐元杰賜田計之凡爲田千畝也截長補短而入之歲可得穀千斛又截長補短而出之斛可收楮五十緡是千斛之穀歲收五萬楮也百之則五百萬千之則五千萬合天下而言當不止萬億頃畝也發廩有若干之入印造無若干之出則凡收百萬者爲二百萬合而計之收楮之數多而造楮之數少矣謂宜下有司抄劄沒官田畝凡爲強有力所占佃者悉歸之官歲收減今占佃者十二三而別爲倉廩貯之秋收春發一如民家依山之州糶以收楮邊江之郡運以供軍則取發

網運梢水之費又省幾何緡在民間矣此其大略也若夫條畫之則有司存如臣言可採乞下國用所施行

申省乞祠

準九月十二日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 聖旨方某差知饒州某蒙恩予郡何幸起家而以衰暮之年莫任承宣之寄兼有從第占籍浮梁大功之親所合回避欲望特賜敷奏收還成命姑賦叢祠所有前項劄子未敢祇受須至申聞者

又申

某昨蒙公朝起之牛舍分以魚符近次無旬月之淹鄰壤無蹄輪之役非不感聖恩之寬大戴元宰之生

成而其賦性寡諧與時多迂雖大君以天爲度必不以一青讐匹夫而微躬無地可容自當終此生編民伍儻不量而冒昧恐益重其顛濟比以近降旨揮已嘗被受今聞遣迂敢勿控辭欲望特賜敷奏仍畀叢祠以安孤跡

秋崖先生小藁卷之五

程